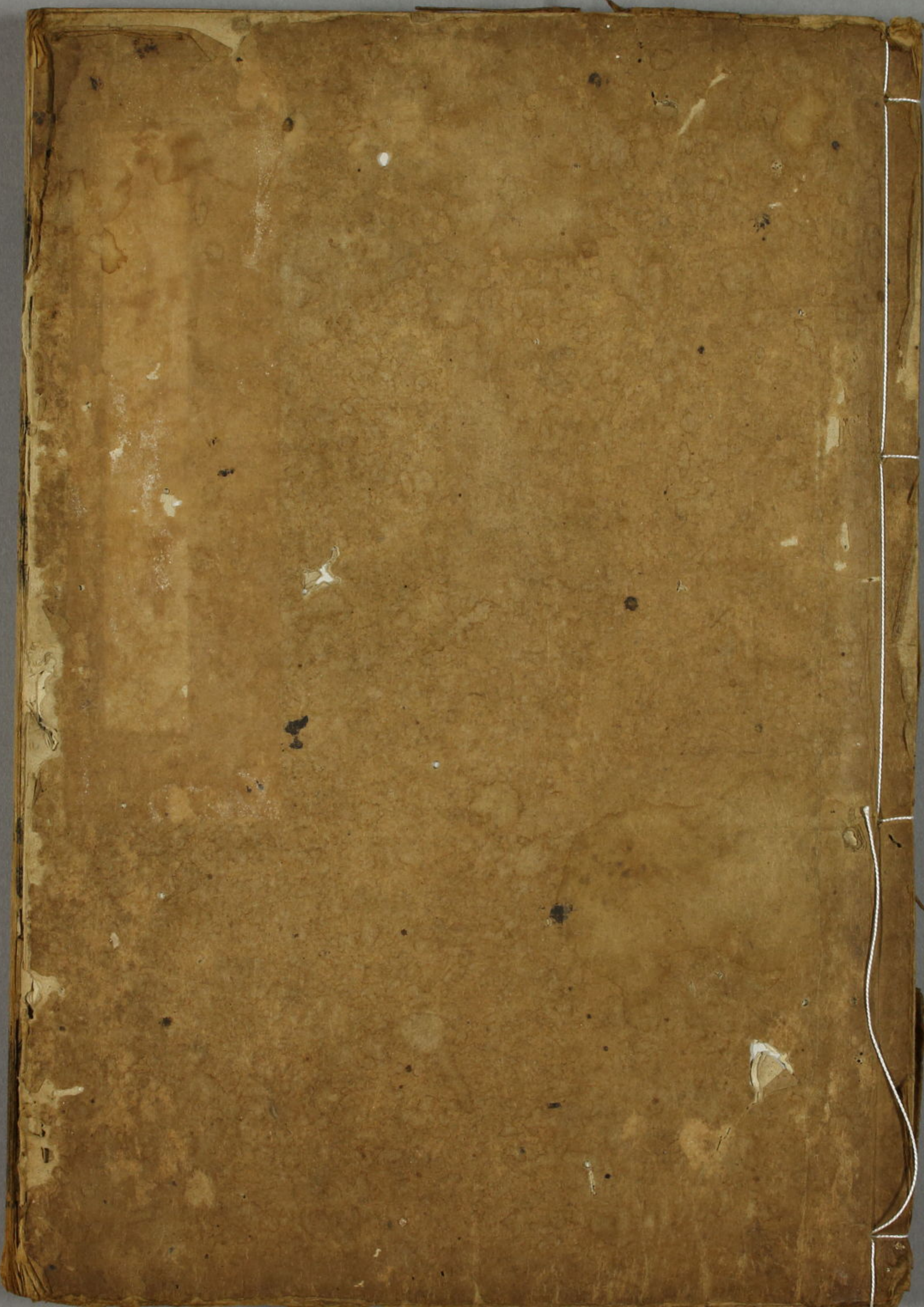


新刊蒙求



相如題柱	終軍棄繻	務晨葦席	原憲桑樞
端木辭金	鍾離委珠	季札挂劍	徐穉置芻
朱雲折檻	申屠斷鞅	衛玠羊車	王恭鶴氅
管仲隨馬	倉舒稱象	丁蘭刻木	伯瑜泣杖
陳達豪爽	田方簡傲	黃向訪主	陳寔遺盜
龐儉鑿井	陸抗嘗藥	韓壽竊香	王濛市帽
勾踐投醪	李恂清約	孔愉放龜	張顛墜鵲
田豫儉素	賈氏如臯	義縱攻剽	周陽暴屯
孟陽擲瓦	桓景登高	顏回簞瓢	仲蔚蓬蒿
麋竺收資	黃香扇枕	雷煥送劍	呂夏佩刀
淮南食時	左思十稔	王祥守柩	蔡順分棹
女媧補天	長房縮地	劉惔傾醪	孝伯痛灸
陸玩無人	賈翹非次	季珪七首	安國國器
		何晏神伏	郭奕心醉



常林帶經	高鳳漂麥	孟嘉落帽	庾敳墮幘
龍逢板出	張華台坊	董奉活爨	扁鵲起號
寇恂借一	何武去思	韓子孤憤	梁鴻五噫
蔡琰辨琴	王粲覆棊	西門投巫	何謙焚祠
孟嘗還珠	劉昆反火	姜肱共被	孔融讓果
端康相代	亮陟隴坐	趙倫瘠怪	梁孝牛禍
桓典避馬	王尊叱馭	蟲錯峭直	趙禹廉倨
亮遺巾幘	備失七箸	張翰適意	陶潛歸去
魏儲南館	漢相東閣	楚元置醴	陳蕃下榻
廣利泉涌	王霸水合	孔融坐滿	鄭崇門雜
張堪折轅	周鎮漏卮	郭伋竹馬	劉寬蒲鞭
許史侯盛	韋平相延	雍伯種玉	黃尋飛錢
王允千里	黃憲萬頃	虞駿才望	戴淵峰穎
史魚黜殯	子囊城郢	戴封積薪	耿恭拜井

汲黯開倉	馮煖折券	齊景駒千	何曾食萬
顧榮錫灸	旧文比飯	稚珪蛙鳴	彥倫鶴恣
廉頗負荆	須賈擢髮	孔翊絕書	申嘉私請
淵明把菊	真長望月	子房取履	釋之結纆
郭丹約關	祖逖誓江	賈逵問事	許慎無雙
婁敬和親	白起坑降	簡史鳳臺	宋宗雞窠
王陽囊衣	馬援薏苡	劉整交質	五倫十起
張敞畫眉	謝鯤折齒	盛彥感蠟	姜詩躍鯉
宗資主諾	成瑨坐嘯	伯成辭耕	嚴陵去釣
董遇三餘	譙周獨笑	將閭仰天	王凌呼廟
二疏散金	陸賈分橐	慈明八龍	祢衡一鸚
不占殞車	子雲投閣	魏舒堂堂	周舍鄂鄂
無鹽如漆	姑射若冰	邾子投火	王思怒蠅
苻朗皂白	易牙淄澠	周勃織薄	灌嬰販繒

馬良白眉	阮籍青眼	黥布開關	張良燒棧
陳遺飯感	陶侃酒限	楚昭萍實	東晉竹簡
曼倩三冬	陳思七步	劉寵一錢	廉范五袴
汜毓字孤	郗鑒吐哺	荀弟轉酷	嚴母掃墓
洪喬擲水	陳泰挂壁	王述念狗	荀粲惑溺
宋女愈謹	敬姜猶績	鮑照篇翰	琳陳書檄

標題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下

相如題柱

終軍棄繻

前漢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好讀書學擊劍名太子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爲郎事景帝爲武騎將軍非其好也病免家貧無以自業及卓文君從奔後卓王孫分與財物爲富人久之武帝召以爲郎相如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願爲內官妾請使西南夷拜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其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王孫喟嘆自以得使女尚長卿晚相如略定西南夷相如冉駝斯榆之君皆請爲臣妾除邊關邊關益新舊注云蜀城北七里有

昇仙橋相如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

前漢終軍字子雲濟南人少好學以辨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武帝選為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合符軍曰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及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也前棄繻生也後擢諫大夫使南越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往說越王王請舉國內屬其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孫晨葉席

原憲桑樞

三輔決錄孫晨字元公家貧織席為業明詩書為京

兆功曹冬月無被有藁一束暮卧朝收

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樞以為甕牖而褐以為塞二室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紆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憲憲花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遂巡有慙色

端木辭金

鍾離委珠

家語端木賜字子貢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魯國富者寡而貧者眾贖人受金則為不廉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

贖人於諸侯

後漢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顯宗徵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張坂坐贓千金伏法以資物簿入木司農詔賜羣臣意得珠璣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常帝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僕射出為魯相以愛利為化人多毀富卒遺言上書陳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暇帝感傷其意詔賜錢二十萬

季札掛劍

徐穉置芻

史記吳季札吳王壽夢季子也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劍懸徐君冢樹而去從者

曰徐君已死尚誰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札封於延陵故號延陵季子新語曰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後漢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舉不就桓帝時陳蕃胡廣上疏薦之備禮徵不至嘗為太尉黃瓊所辟瓊卒乃往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郭林宗等聞之疑其穉也遣茅容追及之共言稼穡之事臨訣謂容曰為我謝林宗太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眾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朱雲折檻

申屠斷鞅

前漢朱雲字游魯人也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好倜儻
 大節當世高之舉方正為槐里令坐廢錮成帝時張
 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
 日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
 餐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
 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
 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呼曰臣
 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
 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
 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
 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
 然後得已後當治殿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

直

臣雲自是不復仕

後漢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丞相嘉七世孫剛
 性方直常慕史鮪汲黯之為人平帝時舉賢良方正
 對策王莽令元后下詔罷歸建武七年徵拜侍御史
 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以隴西未平不宜宴安
 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觸乘輿輪帝遂為止以數切
 諫夫言出為平陸令後拜太中大夫舊注云以刀斷
 馬鞅未詳所出剛轉作綱

衛玠羊車

王恭鶴氅

晉書衛玠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為玉人觀者傾
 都拜太子洗馬以天下亂移家南行至豫章時王敦
 鎮豫章長史謝鯤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
 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王振於江表

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
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
悲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色玠以敦豪
爽不羣好居物上恐非忠臣求向建鄴京師人士聞
其姿容觀者如堵會卒時謂被看殺
晉書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少有美譽清操過人
自負才地高華有宰相之望為佐著作郎歎曰仕宦
不為宰相才志何足以騁累遷安北將軍為會稽王
道子所害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
月柳嘗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曰此真神仙
中人也恭為性不弘闊於機會尤信佛法臨刑猶誦
佛經

管仲隨馬

倉舒稱象

韓非子曰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
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仍放老馬而隨之遂
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
陰蟻壤一寸而必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隰朋
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
其愚必師聖人之智不過乎 魏志鄧哀王冲字
倉舒武帝子少聰察岐嶷五六歲有若成人之智時
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莫能出
其理冲曰置象大舡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
載之則校其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
事用刑嚴重凡應罪戮而為冲徵所辦理賴以濟宥
者前後數十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會卒

丁蘭刻木

伯瑜泣杖

孝子傳丁蘭事母孝母亡刻木為母事之蘭婦誤以
火燒母面應時髮落如割
說苑曰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未嘗泣
今泣何也對曰他日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痛
是以泣十二國史俞作瑜

陳逵豪爽

田方簡傲

世說豪爽篇晉陳逵字道林在西岸都下諸人共邀
至牛渚陳善言理諸人欲共言折陳陳以如意拄頰
望雞籠山歎曰昔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
談伯符孫策字也
史記魏文侯伐中山使子擊守之子擊逢文侯之師
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
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

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
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蹻然
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釋而去

黃向訪主

陳寔遺盜

舊注云後漢黃向豫章人嘗行於路拾得金囊乃訪
主還之
後漢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少作縣吏為都亭刺
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奇之聽受業太學後除太
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吏白欲禁訟者寔曰訟以
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卒無訟者去官吏人追思之在
鄉間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
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荒
有盜夜入其室上於梁上寔陰見之呼子孫正色訓

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
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
歸罪窮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當由貧困令遺絹二
匹自是一縣無盜後累命不起卒于家海內赴者三
萬餘人割妻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文範先生

龐儉鑿井

陰方祀竈

風俗通龐儉亡其父隨母流落後居盧里鑿井得銅
遂富因求奴得老蒼頭於家數日蒼頭自言堂上母
是我婦母聞問之奴曰婦艾氏女字阿宏左足下有
黑子右腋下有赤誌如半擲大母我翁也遂為夫婦
如初時人謂曰盧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後漢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光烈皇后兄封原鹿
侯顯宗時拜執金吾位特進其先塋自營中世奉其

祀謂為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
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牛因以祀之
自是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邦君
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弘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
後常以臘日祀竈薦黃牛羊焉

韓壽竊香

王濛市帽

晉書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姿貌善容止賈充
辟為司空掾充每謙賓寮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見
壽悅焉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
并言其女光麗艷絕端羨絕倫壽聞而心動令為通
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夜入
壽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
經月不散帝甚貴之唯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

盜以遺壽寮屬聞其芬馥稱之於充充意知亦與壽通即以妻焉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
晉書王濛字仲祖大原晉陽人哀靖皇后父也少放縱不羈不為鄉曲所齒晚節始克已勵行有風流表譽善隸書表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為達終司徒長史

勾踐投醪

陸抗嘗藥

古列女傳楚子發攻秦軍絕糧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子發朝夕芻黍黎梁大破秦將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入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乎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入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羨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一囊糗

糗

糗者王又以賜軍軍士分而食之其不足踰隘而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殊分菽粒子獨芻黍黍梁何也子非吾子無入吾門子發謝其母然後內之
吳志陸抗字幼節丞相遜次子為吳將晉平南將軍羊祜鎮南夏石城以西盡為晉有降者不絕祜增修德信以懷初附吳人悅服稱羊公不名祜與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德量雖樂殺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遺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欺人者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告其戎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以詰抗抗曰一鄉一邑不可無信義况大國乎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抗終大司馬荊州牧

孔愉放龜

張顥墮鵠

晉書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與同郡張茂偉康丁
潭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建興初出為丞相
掾後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
龍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回
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
悟遂佩焉

博物志張顥為梁州新南後有鳥如山鷓飛翔近地
市人擲之墮地民爭取之即為一圓石顥令槌破之
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字智伯常山人漢靈帝
時為太尉

田豫儉素

李恂清約

魏志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齊王時領并州刺史
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為
衛尉屢乞遜位司馬宣王以為矜克壯書喻未聽豫
書荅曰年過七十而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
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拜太中大夫食鄉祿薨豫清
約儉素賞賜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薄藏官不入
家家常貧置雖殊類咸高豫節
後漢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拜侍御史持節使幽
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
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兖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
羊皮服布被後遷武威太守歸鄉潛居山澤結草為
廬與諸生織席自給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饋糧
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年九十六
卒舊本恂作詢誤也

義縱攻剽

周陽暴虐

前漢義縱河東人少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上拜縱為中郎遷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遷河內都尉至則誅滅其豪穰氏之屬道不拾遺為南陽太守破碎窳成家徙定襄太守至則掩其獄中重罪一切捕鞠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時趙禹張湯為九卿然其治尚寬軌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後以廢格沮事弃市

前漢周陽由景帝時為郡守武帝立由居二千石中最高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後為河東都尉與守爭權弃市

孟陽擲瓦

賈氏如臯

晉書張載字孟陽安平人性閑雅博學有文章父汝為蜀郡太守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益州刺史張敏奇之表上其文武亦遣使鑄之於劍閣山焉仕至中書侍郎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

左氏傳曰叔向適鄭驪茂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驪明也下執其手而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汝遂不言不笑

顏回簞飢

仲蔚蓬蒿

一言說

論語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高士傳張仲蔚扶風平陵人明天官博物善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没人閉門養性不治名利清高時人莫知惟劉龔知之終身不仕三輔重焉

廉竺收資

桓景登高

蜀志廉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仕先主累拜安漢將軍搜神記曰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見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廉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遷出資物日中而火大發

續齋譜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之

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厄急宜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山飲菊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高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代之矣今世人每至九日登山飲菊酒帶茱萸囊是也

雷煥送劍

呂虔佩刀

晉書初吳之未滅斗牛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惟張華以為不然及吳平紫氣愈明華聞豫章雷煥妙達禪象乃要煥宿屏人共尋天文登樓仰觀煥曰惟斗牛間有異氣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問在何郡曰在豫章豐城華即置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基得石函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氣不復見煥遣使送一與華留一

自佩或曰得兩送二張公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華得劍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得劍行經延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紫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

魏志呂蒙字子恪任城人遷徐州刺史請王祥為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初度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度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為三公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與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

老萊班衣

黃香扇枕

高士傳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脆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荆蘭之衣為嬰兒戲於親前言不稱老為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為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六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老萊子莫知所終舊注云著五色班爛之衣出列女傳今文無載後漢黃香字文強江夏安陸人傳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官至尚書令魏郡太守陶淵明曰香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致養冬無被禱而盡滋味暑則扇床枕寒則以身溫席和帝嘉之特加異賜

王祥守柩

蔡順分椹

晉書王祥字林徵琅邪臨沂人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而祥愈恭謹父母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鄉里驚歎以為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輒抱樹而泣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避地廬山隱居三十年不應州郡之命年衰耳順乃應召舉秀才累遷太尉武帝時拜太保後漢蔡順字君仲汝南人少孤養母母終未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伏棺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太守韓崇召為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圍冢泣曰順在此崇聞輒差車馬到墓所後舉孝廉不就舊注云王莽末天下大荒順拾椹赤黑異器盛之赤眉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

食賊知其孝乃遺米二斗牛蹄一隻

淮南食時

左思十稔

前漢淮南王安高祖之孫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捐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外書又有中篇言神仙黃白之術時武帝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辨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安初入朝使為離騷傳且受詔日食時上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皆暮然後罷後謀反自殺晉書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後欲賦三都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稔門庭藩閫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踈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及賦

成時人未之重自以其作不謝班張以示皇甫謐謐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張華見曰班張之流也於是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初陸機欲為此賦聞思作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倫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覆以酒甕耳及思賦出機歎伏以為不能加遂輟筆焉

劉惔傾釀

孝伯痛飲

晉書何充字次道廩江潯人康帝時為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能飲酒雅為劉惔所貴惔常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舊本惔作恢誤世說王孝伯曰名士不必須奇才但常無事但痛飲酒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女媧補天

長房縮地

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顛民鷲鳥攫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鼈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滌水蒼天補四極正滌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顛民生後漢費長房既遇仙翁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即其形也以為縊死遂葬之長房隨入深山羣虎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眾蛇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公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虫臭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此不成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

自至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又為作符曰以此主
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
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後遂能醫療
眾疾鞭笞百鬼後失其符為眾鬼所殺

季珪士首

安國國器

魏志崔琰字季珪河東武城人遷中尉甚有威望朝
士瞻望太祖亦敬憚焉明帝時崔林嘗與陳羣論冀
州人士稱琰為首林琰從弟少無名望雖姻族猶輕
之琰常曰大器晚成終必遠至孫禮盧毓始入軍府
琰曰孫疏亮充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
皆公才也後咸至鼎輔
前漢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徙睢陽事梁孝王為
中大夫後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

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濁之無何漢使使者拜內
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
而宗甲肉袒謝安國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為
入多太略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貪嗜財利
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士亦以此稱之唯天子
以為國器官至御史大夫行丞相事

陸玩無人

賈詡非次

晉書陸玩字士瑤吳人器量淹雅累轉尚書散騎常
侍尋而王導補鑿庾亮相繼薨朝野以為三良既沒
以玩有德望乃遷司空既而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為
三公是天下為無人談者以為知言玩翼亮累世常
以弘重為人主所貴嘉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
後進謙禮布衣由是縉紳之徒莫不慕其德宇

卷六十五

魏志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少時人莫知唯閻忠異之謂詡有良宰之奇後拜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文帝時為太尉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勗答曰三公與瞻所歸不可用非其次昔魏文帝用賈詡孫權笑之

何晏神伏

郭奕心醉

魏志王弼山陽人好論儒道辭才逸辨注易及老子年二十餘卒何劭為其傳曰弼字輔嗣為尚書郎時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冠往造焉徽一見異之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常言無所不足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弼歎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

人之際乎舊云神伏出世說無載

晉郭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高爽有識量少所推先見阮咸心醉不覺歎焉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太康中為尚書有重名朝臣皆出其下

常林帶經

高鳳漂麥

魏志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侏斗分之仕至光祿大夫魏略曰林少單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鋤其妻餉之雖在田野相敬如賓

後漢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家以農為業鳳專精誦讀書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天雨暴至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方悟後

為名儒年老執志不倦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乃詐與寡嫂診田後舉直言到公車訖病隱身漁釣

孟嘉落帽

庾凱墮幘

晉書孟嘉字萬年江夏人少知名為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曰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漸近使之然

晉書庾凱字子嵩潁川隱陵人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素韻參東海王越軍事轉軍諮祭酒時劉

輿見任於越人土多為所構惟凱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詭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眾坐中問凱凱頽然已醉憤墮机上以頭就穿取徐荅云下官家故有兩子萬隨公所取輿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後石勒亂被害

龍逢板出

張華台坼

舊注引論語陰嬖讖曰庚子之日金板剋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宋均曰謂殺關龍逢之後庚子之且庭中地有此板異也龍同姓稱族虐王王殺我必見禽也

晉書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學業優博辭藻溫麗器識弘廣初未知名著鶴鷄賦阮籍見之曰王佐才

也。由是聲名始著。晉受禪，拜黃門侍郎。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官室制度，應對如流。聽者忘倦。數歲，拜中書令，贊成伐吳之計。封廣武縣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聲譽益甚。有治輔之望。惠帝時，拜中書監，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闇主，厯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進司空第舍，及省監數有妖怪。少子建，以中台星，坊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卒之以忠正為趙王倫孫秀等矯詔害之。朝野悲痛。華性好人，物士有二介之善為之。延譽雅愛書籍，嘗徙居載書三十乘天下，奇秘世所稀有者，悉在華所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董奉活癩

扁鵲起號

神仙傳董奉字君異，侯官人。杜燮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三日奉時在南方，乃往以三九藥內其口中，令久舉其頭，道遺之。食頃燮開目，動手足，顏色還半日。能起坐，遂活。奉還廬山下，居為人治病，不取錢物。使病愈者為種一株杏，數年十萬株鬱然成林。杏子大熟，奉於林中作倉，宣語欲買杏者，但自取之。一器穀得一器杏，每穀少而取杏多者，有虎逐之。有偷杏，虎逐鬪死。家人知，送杏還死者，即活。自是買杏者，自平量之，不敢欺奉。以所得糧穀賑救貧窮，供給行旅。民間僅百年，乃昇天。顏色常如年三十時也。
知扁鵲非常人

史記扁鵲勃海鄭人，姓秦名越。人少時長桑君奇之，出其懷中藥予之飲，乃悉取其禁方書予之。忽然不見。扁鵲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後過虢，虢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乃使弟子子陽

屬鍼砭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灸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灸兩臍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維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自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技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至今言脈者由扁鵲史扁鵲傳索隱云案言五分之灸者謂灸之令溫暖之氣入五分也八減之齊者謂藥七齊和所減有八越人當時有此方也

冠恂借一

何武去思

後漢冠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光武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

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後拜潁川太守入為執金吾明年潁川盜賊起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即日車駕南征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冠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可獨享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

前漢何武字君公蜀邯鄲人舉賢良對策拜諫大夫成帝時累進太司空為人仁厚好進士樊稱人善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為公卿薦之朝廷世以此多焉然疾朋黨問文吏以於儒者問儒者於文吏以相參撿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

冠子正

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後為御史大夫免官王莽為宰衡陰誅不附已者見誣自殺兩龔謂勝舍兩唐謂林導也

韓子孤憤

梁鴻五噫

史記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歸本於黃老為人口訖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王不能用於是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後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毀之王下吏治非斯使人遺藥使自殺後漢梁鴻受業太學家貧尚節介博覽不為章句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後娶孟氏

隱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遠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名居齊魯之間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舉察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九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卒於吳

蔡琰辯琴

王粲覆棊

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博學有才辨妙於音律舊注云琰年九歲時邕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豈故絕一絃以問之琰曰第四絃邕曰爾偶中耳琰曰昔季札觀風知國之存亡師曠吹律識南風之

不競以此推之何不知也

魏志王粲累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與人共行
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
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為覆之碁者不信以把
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
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
成無所改定時人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
能加也典略曰粲既才高辨論應機鍾繇王郎等雖
為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

西門投巫

何謙焚祠

史記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到問民所疾苦長
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俗語不為娶婦水來漂
溺人民豹曰至時幸來告吾亦往送女至其時豹往

會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其巫老女子
從弟子女十人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豹呼河伯婦
視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為報河伯更求好女使
史卒抱大巫嫗投之河中頃曰何父也弟子趣之
九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
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替筆聲折嚮河立良久又曰
三老不還欲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
血流豹曰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吏民大驚恐
從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豹即發民鑿二渠引河水
灌民田皆得水利民人足富豹名聞天下澤流後世
晉書何謙字子恭東海人從謝玄征伐驍果多權略
舊注云謙不畏神祠遇有靈廟皆焚之

孟嘗還珠

劉昆反火

後漢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貨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漸徙於交趾郡界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管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葉高貨流通稱為神明徵還吏民攀車請之乃夜道去隱處自耕鄰縣士民慕德就居止者百餘家

後漢劉昆字桓玄陳留東昏人建武初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稍遷弘農太守先是嶮驛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異之徵為光祿勳詔問昆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笑其質訥帝歎曰此長者之言命書諸策

姜肱共被

孔融讓果

後漢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與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嘗共卧起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就學者至千餘人二弟各聲相次皆不應徵聘肱嘗與季江夜遇盜欲殺之兄弟更相爭死遂兩釋焉桓帝徵不至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以被韜面竟不得見之後隱遯遠浮海濱竄伏賣卜給食還卒於家弟子劉掾頌德謝承情曰肱性篤孝事繼母年少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

後漢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幼有異才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簡重不妄接士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

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庸請黜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舊恩乎黜曰然先君孔子與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黜與君累世通家衆坐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黜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庸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黜家傳曰兄弟七人黜第六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棗輒引小者親問其故荅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

端康相代

亮陟隴坐

三輔決錄韋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孔融嘗與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真實文懿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

珠近出老蚌仲將名誕有文才善屬辭韋官至光祿大夫

俱錄組陟字子上丹陽人與主孫休時其父亮為尚書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坐舊注引宣城記云隔以雲母屏風陟誤作隴

趙倫瘤怪

梁孝牛禍

晉書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拜車騎將軍誥事仲宮大為賈后所親信嬖人孫秀構害懷愍太子遂廢賈后為庶人倫矯詔自為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大郡據兵權百官總已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業受割於秀秀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小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權衡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倫僭即帝

位以秀為中書監驃騎將軍餘同謀者超越階次友卒斯殺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諺曰貂不足狗尾續倫祠太廟遇大風飄折麾蓋時有雉入殿中又於殿中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烏倫使錄小兒並鳥閉置牢室明日開視戶扁如故並失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為妖惠帝復位賜死

前漢梁孝王武文帝子景帝初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心內喜後復入朝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及栗太子廢太后心欲以王為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帝王怨盎陰使人刺殺之上由此怨望於王益疎之後入朝欲留弗許歸國意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王惡之病薨王不死時財百萬

及死藏府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賢曰恬親亡厭牛禍告罰

桓典避馬 王尊叱馭

後漢桓典字公雅沛郡龍亢人太傅榮玄孫拜侍御史時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乘駿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駿馬御史後以忤官七年不調獻帝時為光祿勳

前漢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少孤牧羊澤中勸學問能史書略通尚書論語太義稍休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宣又在閭巷上召尊為郡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為刺史行部至邛邛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

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居部三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後為東都太守河水盛溢泛漫剽子金隄尊躬率吏民投沉白馬請以身填金隄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奏狀天子嘉之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二十斤卒官吏民紀之舊本尊誤作遵

鼂錯峭直

趙禹廉倨

前漢鼂錯潁川人學申商刑名於張恢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錯為入峭直刻深孝文時舉賢良對策高第遷中大夫孝景時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護諱別趙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問刻益益素不好錯對曰方今計獨有斬錯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上默然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後丞相等劾奏錯

欲疏羣臣大逆無道當要斬使中尉召錯俗載行市不待命

前漢趙禹潁人武帝時以刀筆吏積勞遷御史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嘗中廢已為廷尉以壽卒

亮遺巾幘

脩失匕箸

晉書諸葛亮帥衆十餘萬壘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遣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宣帝節度朝廷以亮遠寇利在急戰每命帝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幘婦人之飾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衛尉辛毘杖節以制之亮復挑戰帝將出兵以

應之毘杖節而立軍門帝乃止對壘百餘日會亮卒
先是亮使至帝問諸葛公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次
問政事曰二十日已上皆自省覽帝曰其能久乎竟
如其言漢晉春秋曰揚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
王王追焉姜維令儀及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王乃
退不敢偏於是儀結陣而出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
退百姓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王王曰吾便
料生不便料死也

蜀志先主劉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中山靖王勝
之後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
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或謂當出貴
人先主少時與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
葆蓋車先主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好交結豪俠年
少爭附之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

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累遷豫州牧從曹公還許曹
公從容謂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
不足數已先主方食失匕箸本初表紹字

張翰適意

陶潛歸去

晉書張翰字季鷹別人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
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既入洛齊王問辟為大司馬東
曹掾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
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
駕而歸俄而問敗人皆謂之見機或曰卿乃可縱適
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
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
晉陶潛字元亮尋陽人大司馬侃曾孫少懷高尚博
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所貴嘗著五

柳先生傳以自况時人謂之實錄為彭澤今在縣公
田悉令種秫穀曰今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
秫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秫素簡貴不私
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
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解印綬去
縣乃賦歸去來後徵著作郎不就又不營生業遇酒
則飲嘗言夏月虛閣高卧北窓之下清風颯至自謂
羲皇上人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張絃微不具每朋酒
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魏儲南館

漢相東閣

魏文帝諱丕字子桓為太子時嘗與元城令吳質書
其略曰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
道造百氏彈棊間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耳

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
皜白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余顧而言
茲樂難常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
至振威將軍

前漢公孫弘菑川薛人少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
乃學春秋雜說武帝立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
士免歸後復徵賢良文學對策天子擢為第一召見
容貌甚麗拜博士待詔金馬門稍遷至丞相封平津
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
屢舉賢良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
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
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
餘然其性意忌諸嘗有隙雖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
主父偃從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

楚元置醴

陳蕃下榻

前漢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少弟好書多林藝嘗與魯
 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及封楚王以穆生
 等為中大夫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每置酒常為
 穆生設醴及元王薨後至孫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
 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夫楚人
 將鉗我於市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存今而
 忽之見忘道之人胡可與久廼遂謝病去申公白公
 獨留王稍淫暴二人諫不所胥靡之
 後漢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年十五嘗閑處一室
 而庭宇蕪穢父友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
 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
 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後為樂安太守時李

膺為青州刺史各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
 以清績留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
 命不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
 之後為豫章太守以禮待徐穉為功曹性方峻不接
 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靈帝初為大傅錄
 尚書事與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事泄見害

廣利泉涌

王霸水合

前漢李廣利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
 以往至貳師城取善馬故魏貳師將軍耿恭曰昔貳
 師拔佩力刺山飛泉涌出
 後漢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從光武為功曹今史
 光武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
 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即南馳聞郎兵在後從者皆

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漸無舡不可濟令霸
往視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水堅可渡官
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遂前比至河河水亦
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水解上謂曰安吾眾得
濟免者卿之力也又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
瑞也以爲軍止後至上谷太守

孔融坐蒲

鄭崇門雜

後漢孔融好學博涉多該覽爲北海相時表曹方盛
而融無所附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
無成功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後爲少府拜太中大夫
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
門常歎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聞人
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而告其短而

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榮進知而未言以爲已過
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構成其
罪遂見害魏文帝意好融文辭每歎曰揚班儔也
前漢鄭崇字子游高密大族也與王家相嫁娶陟平
陵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
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之上欲封祖
母傳太后從弟商崇諫太后太后大怒又諫董賢貴
寵過度由是重得罪尚書令趙昌依調害崇奏與宗
族通疑有奸請治上責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
主上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者覆上怒下崇
獄窮治竟死獄中

張堪折轅

周鎮漏舡

後漢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

行厲諸儒號曰靈童世祖即位拜蜀郡太守又為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常以萬騎入漁陽堪擊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公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蜀計掾進曰張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奸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歎息

舊注引世說云周鎮罷臨川泊清溪渚王丞相導往看之時夏暴雨舡狹小又大漏殆無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之今本無載

郭伋竹馬

劉寬蒲鞭

後漢郭伋字細侯少有志行王莽時為并州牧建武中復為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九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到行部到西河蒺藜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先朝一日伋為違信於諸兒遂止野亭須期乃入

後漢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桓帝時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靈帝時為太尉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常令講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云人欲試寬令志伺當朝裝嚴已訖使婢奉

肉羹翻汗朝服寬遽收之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
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為長者

許史侯盛

韋平相延

前漢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為霍光夫人顯所毒崩
及元帝為太子延封后父廣漢為平恩侯其弟璜為
博望侯延壽為樂成侯許氏侯者三人廣漢薨謚戴
侯宣帝以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立復
封延壽中子嘉為平恩侯後亦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武帝衛太子史良嫫宣帝祖母也良嫫生男進甄史
皇孫武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嫫史皇孫皆遭
害皇孫有男號皇曾孫既登位是為宣帝而良嫫母
及兄恭已死乃封恭子高為樂陵侯曾為將陵侯玄
為平臺侯及高子丹以功德封武陽侯侯者九四人

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丹左將軍

前漢韋賢及子玄成皆為丞相平當字子魚平陵人
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
異輒傳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及蕭望之匡衡然指
意略同哀帝時為丞相上召欲封當當疾篤不應召
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太位
已負素餐責矣起受侯印還卧而死有餘罪今不
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乞骸骨上賜養牛一上尊十
石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任大司徒漢興惟當平父
子至宰相

雍伯種玉

黃尋飛錢

搜神記羊公雍伯洛陽人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
遂家焉山高無水公汲作義漿於坂頭以給行者皆

儀假也義父子

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飲訖出懷中困懷中石子一
年以斗石子與之云王當生其中後當得好婦言畢
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見王子生北平徐氏
有女人多求不許公試求焉徐氏戲云得白璧一雙
來當為誓公至所種石中得玉五雙以聘遂以女妻
之天子異之拜為大夫於種玉處四角作太石柱各
一文中央一頃地名曰玉田今北平王氏即其後也
幽真錄海陵黃尋先貧因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觸
籬園誤落者無數餘處皆拾得富至數千萬擅名江
北

王允千里

黃憲萬頃

後漢王允字子師太原人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
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允少好大節有志

於立刃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
高第為侍御史獻帝時為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朝
政大小悉委於允允矯性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
不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
恃允見卓暴逆已非密與司隸黃琬等謀兵誅之允
性剛稜疾惡初懼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
謂無復患難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羣下不甚附
之反為卓將李傕所殺

後漢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陳
蕃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
復存于心及蕃為三公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
印綬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表閱不宿而退從憲累
日方還或問之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
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滂之不濁不可

量也後舉辟無所就奉高閱字世說千作萬清作說與此小異

虞駿才望

戴淵峯穎

晉書虞駿字思行會稽餘姚人歷吳興太守王導嘗謂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舊本才誤作體

世說戴淵字若思少遊俠嘗在江州間攻掠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在岸上掾胡床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峰穎雖處鄙事神氣尤異擿於船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泫涕投劍而歸辭厲非常擿彌重之便與定交

史魚黜殯

子囊城郢

家語曰衛大夫蘧伯玉之賢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史魚生恆欲進賢而退不肖及其死又以屍諫可謂至忠矣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為上卿退子瑕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左氏傳趙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初楚共王疾告太夫曰不穀不德若以太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請為靈若厲及卒子囊曰君命以共請謚之共楚徙都郢未有城郭築城未訖子囊

欲訖未暇故遺言見意

戴封積薪

耿恭拜井

後漢戴封字平仲濟北岡人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汝潁有蝗災獨不入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及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服遷中山諸縣囚四百餘人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官至太常

後漢耿恭字伯宗扶風茂陵人少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求平未為戊巳校尉屯金蒲城匈奴攻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心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匈奴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搆以疏勒城旁有

數

澗水可引兵據之匈奴復攻恭恭募先登樓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遂擁絕澗水樹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飲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二帥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向井拜禱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以為神明遂引去後復攻恭恭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鐵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虜圍之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肅宗用司徒鮑昱議遣軍迎刺歸復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遂拜騎都尉

汲黯開倉

馮爰折券

前漢汲黯字長孺濮陽人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顯十世世為卿大夫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嚴見禪

武帝即位黜為謂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以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後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性倨少禮而所不能容人之過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武帝曰古有社稷臣如黜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蹠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黜不冠不見也

戰國策曰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以屬孟嘗君田文願寄食門下君受之左右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君聞食之比門下客有頃復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君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後復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

齊孟相也

無以為家君問煖有老母使人給其食用無使臣後君出記問門下客誰能為文收債於鬪者煖署曰能煖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債畢收以何市而反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煖之辭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以債賜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反齊見君曰臣竊計君官中積珍寶狗馬寶外廩羨人充下陳所寡有者義耳切為君市義橋命以債賜諸民因燒其券乃臣所以為君市義後君就國於鬪民扶老攜幼迎道中君顧謂煖曰先生所以為文市義乃今見之

齊景駟千

何曾食萬

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晉書何曾字穎考陳留陽夏人少好學博聞仕魏為司徒武帝踐祚拜太尉曾性至孝闈門整肅自少及

長無聲樂嬖幸好年老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朝見不食大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折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劉劭等數劾奏曾修怙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

顧榮錫炙

田文比飯

晉書顧榮字茂先與人弱冠為黃門侍郎與平陸同入洛號三俊歷廷尉正及趙王倫篡位倫子處為大將軍以榮為長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容貌不几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哺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督率救之得免元帝時終散騎常侍

史記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孫父嬰為齊相卒文代立封萬戶於薛招致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曾侍客食夜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已飯不等較食辭去文起自持其飯比之不異客慙自到士以此多歸之文相齊潛王潛王欲去之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齊襄王立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與連和卒謚孟嘗君

雅珪蛙鳴

彥倫鶴怨

南史孔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齊明帝時為南郡太守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莖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珪曰我以此當兩

部鼓吹何必效謝王鼻嘗鳴鼓吹候之間羣蛙鳴曰
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蜀有慙色仕
至散騎常侍舊本作雅圭 蛙鳴聲三 南史周顒
字彥倫宋元徽中為剡令音辭辯麗長於佛理著
宗論言空假義入齊終國子博士兼著作郎大學諸
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初隱鍾
山及出為縣令孔稚珪過鍾山草堂作北山移文其
詞有曰蕙悵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

廉頗負荆

須賈擢髮

史記廉頗為趙將藺相如拜上卿位在頗右頗曰我
為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相如徒以口舌為勞位
居我上又素賤人吾羞為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
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不欲與頗爭列已而

出望見頗引車避匿舍人諫曰廉君宜惡言而君畏
匿恐懼庸人尚羞之况於將相乎相如曰公之視頗
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
廷叱之辱其羣臣吾雖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
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
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
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
之至此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
史記范曄字叔魏人遊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
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曄從齊襄王聞
曄辯口曰乃使人賜金乃牛酒賈怒以為曄持魏國
陰事告齊既歸以告魏齊魏齊怒使舍人箠擊曄告
伴死即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醉更溺之會齊醉曄告
守者得出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夜見秦謁者王綰

誓知賈賢載入奏言於昭王王拜為客卿遂為相封
應侯賈後使秦賈微行夜啟衣步見賈驚曰范叔無
恙乎留與坐飲食取綈袍賜之賈取大車駟馬為賈
御入相府乃先入賈待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
也門下曰無范叔乃吾相張君也賈大驚乃肉袒膝
行謝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
讀天下之書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
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擢賈之髮以贖罪尚未足賈
曰汝罪有三耳然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恋恋有故
人之意故釋公

孔翊絕書

申嘉私謁

唐先賢傳孔翊字元性為洛陽令置水於庭得求馮
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

前漢申屠嘉梁人以材官蹕張從高帝擊楚孝教持
稍遷至丞相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時鄧通方愛幸
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
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坐府中為徵召
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
吾今使人召若通至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責曰夫
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殺上太不敬當
斬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
通而謝丞相是吾弄臣也乃釋之

淵明把菊

真長望月

南史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江州刺史王
弘欲識之不能致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
齎酒具於半道逢之潛有脚疾使門生二兒舉籃

舉及至欣然共飲先是顏延之在潯陽與潛情款然
後為始安郡經過潛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
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父
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郡將候潛逢其
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卒號靖節先生
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鉏於後
云九月九日無酒坐籬邊叢中摘菊盈把而坐久之
望見白衣人至太守王弘送酒也飲醉而歸
晉書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少清遠有標奇與母寓
居京口家貧織苦齋以為養雖篋門陋巷晏如也王
導深器之後稍知名惔雅善言理簡文作相惔與王
濛並為談客俱蒙上賓禮累遷丹陽尹為政清整門
無雜賓相溫嘗問會稽王琰更進雅邪惔曰極進然
故第三流耳濛曰第一復誰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

置如此舊注云惔夜在簡文座愀然歎曰清風朗月
恨無玄度玄度高士許詢也

子房取履

釋之結鞵

前漢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嘗遊下邳圯上有一老
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謂曰孺子下取履良
愕然欲歐之為其老迺疆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
受之英去復還曰孺子可教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
良跪曰諾及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
後五日蚤會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後五日蚤
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
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
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遂去不見且日視其書
廼太公兵法良異之常習誦後從高帝過濟北果得

黃石取而寶祠也。良死并葬焉。初良數以兵法說高祖，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以為天授，遂從不。去，良病未嘗特將兵。常為畫策，臣及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廼封為留侯。

前漢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以貴為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後拜廷尉，持議平。天下稱之王。姓者善為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顧曰：「吾鞿解，顧謂釋之為我結鞿。」釋之跪而結之。或讓王生，獨奈何。辱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不益於張廷尉。廷尉天下名臣，吾聊使結鞿，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郭丹約關

祖逖誓江

後漢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幼孤，孝順。後母哀憐之，為黻衣裝，買產業。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既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既至京師，常為都講。諸儒咸敬重之。後更始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果如其志。建武中，辟舉高第，累轉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晉書祖逖，字士稚，范陽道人。博覽書記，談涉古今。京師亂，避地淮。元帝以為軍諮祭酒。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遷奮威將軍、豫州刺史。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眾皆慨歎。屯于洶陰。起鑄冶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逖愛人，下士雖踈交賤，隸皆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未幾病卒。豫州士女若喪。其後編姓譙梁，百姓為之立祠。冊

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逃不敢發至是始得
舞之意焉

賈逵問事

許慎無雙

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弱冠能誦左氏傳又
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兼通五家穀梁之說
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
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慳悌多智思微儻
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永平中獻之拜
為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應對左右後為侍中領騎都
尉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後世
稱為通儒

後漢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性淳篤博學經籍馬
融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

舉孝廉再遷除汝南長卒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
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皆傳於世

婁敬和親

白起坑降

前漢高祖在洛陽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
比隆哉然取天下與周異臣竊以為不祥矣且秦地
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因
秦之故資甚羨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
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此亦扼天下之元
而拊其背也即日駕西都關中賜敬姓劉氏拜郎中
魏奉春君封建信侯是時冒頓單于兵強控弦四十
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
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必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
子使辨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誓死外孫為

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太父抗禮哉王欲遣長公主曰
白泣曰妾唯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乃取家人子為公主
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
史記白起人善用兵事秦昭王魏武安君秦攻趙
壘數挑戰趙將廉頗堅壁不出秦使人為反間曰秦
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頗易與趙王既恐頗數敗
復聞反間之言因使括代頗秦使趙為上將軍括至
擊秦軍秦軍佯敗走張二音兵以劫之趙軍分而為
三糧道絕秦發河內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
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
來攻秦壘不能出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括括
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趙趙以為趙卒反覆非盡殺之
恐為亂拔詐盡坑殺之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六
震

簫史鳳臺

宋宗雞窓

列仙傳簫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
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上作鳳臺夫婦止
其上不下數年一日妻字弄玉一日皆隨鳳凰飛去
故秦人作鳳女祠離宮中時有簫聲
幽真錄晉兗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雞愛
養甚至常著窓間後雞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言
說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切葉大進置作買

王陽囊衣

馬援薏苡

前漢王吉字子陽子駿孫崇並至御史大夫崇平帝
時為大司空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各稱稍不

能及父而祿位彌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惟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後漢馬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惟權貴皆望之援時亦有寵故莫以聞卒後有人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
吳祐傳吳憐為南海太守其子祐年十二隨到官憐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惟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囊衣徵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憐乃止撫其首曰別氏世不乏季子矣

劉整交質

五倫十起

南史劉整仕梁除中軍參軍初整兄寅為西陽內史卒其子徃整整停住十土日整就兄妻范求米范未還整怒仍自取范車帷為質范詣臺訴御史中丞任昉論曰昔人睦親衣無常主整之撫姪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析契鍾庚而擔帷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臣請免整新除官付廷尉治罪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為京兆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時鑄錢多姦巧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永平間為會稽蜀郡太

守肅宗初立擢司空倫奉公盡節數上書言事無所
依違性質懇少文采在位以真白稱時人方之貢禹
然少蘊藉不修威儀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有私乎對
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
舉心亦不能忘而亦終不用吾况子病一夜十起往
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
豈可謂無私乎病乞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

張敞畫眉

謝鯤折齒

前漢張敞字子高平陽人徙杜陵為京兆尹長安市
偷盜尤多敞視事窮治所犯盡行法笞笞鼓稀鳴市
無偷盜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表
賢顯善不醇用誅爵以此能自全然無威儀罷朝會
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硬面拊馬又為婦畫眉

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撫有司以奏宣帝問之對曰臣
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
備責也後為冀州刺史盜賊禁止守大原太原郡清
晉書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少知名通簡有高識
不修威儀東海王越辟為掾任達不物坐除名鯤清
歌鼓琴不以屑意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
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
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後為王敦長史
嘗使至郡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
君方庾亮自謂何如荅曰端委廟堂使百寮準則鯤
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人終豫章太守

盛彥感糟

姜詩躍鯉

晉書盛彥字翁子廣陵人母因疾失朝對不應辟召

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疾，婢使數見，蘇持婢
 念恨，伺隙暫行取蠶蠶，蘇食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
 異物，密藏以示。刻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後蘇。母目
 豁然，即開仕。拜中書侍郎，拜平為小中正。
 後漢姜詩，廣漢人。事母至孝。妻龐奉順，尤篤。母好飲
 江水，去舍六十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
 母渴，謝責而遣之。妻嘗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
 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恠問，鄰母鄰母
 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
 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鱸，又不
 能獨食，夫婦常刀作供，鱸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
 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
 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
 荒，賊乃遺謝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永平初

舉孝廉，拜郎中，除江陵令。

宗資主諾

成瑨坐嘯

後漢桓帝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為尚書。時同
 郡河南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謔曰：「天下規矩，別
 角，武因帥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各樹朋
 徒，尤隙漸成。」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
 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
 功曹岑暄。二郡又為謔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
 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九黨
 事始自甘陵周福，汝南宗資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
 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伯武之類，皆字
 也。舊本宗誤作宋，一本范滂字孟博為汝南太守，請
 宗資為功曹，郡人謔曰：「云云。」右漢岑暄字公孝，南陽

人太守成瑨請為切曹郡人譚曰云云

伯成辭耕

嚴陵去釣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
後漢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進膳車駕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卧洗撫光腹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歎息而去復引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化帝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子陵共卧耳除諫議

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為嚴陵瀨焉

董遇三餘

譙周獨笑

魏略董遇字季直性質訥好學與兄委中采摴負販常挾持經書投閑習讀明帝時官至大司農初遇作老子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為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月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蜀志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禮頗曉天文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及魏大將軍鄧艾入陝平後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為蜀與吳本為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為南中七郡阻

作月日

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唯周以為自古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乃上疏諫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時晉文王為魏相國以為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晉室踐祚除散騎常侍不拜

將閻仰天

王凌呼廟

史記秦公子將閻昆弟三人二世胡亥信趙高之諫囚於內宮議其罪使使令將閻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閻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賢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閻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且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

魏志王凌字彥雲太原祈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

諸事累遷太尉假節鉞謀廢齊王立楚王惠嘉平三年凌詐言吳久塞涂水請發兵以討之司馬宣王知其計不聽自帥中軍汎舟到甘城凌計無所出乃迎于武丘面縛水次曰凌若有罪公當折簡召凌何苦自來邪宣王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即以凌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曰賈梁道王凌是太魏忠臣唯爾有神知之至頃仰鵠而死六月宣王疾夢凌逵為崇遂薨

二疏散金

陸賈分橐

前漢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兄子受字公子宣帝時廣為太子太傅受為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傳朝廷以為榮後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

豈如歸故鄉以壽命終父子遂乞骸骨許之上賜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既歸鄉里日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輒賣金以供具或勸買田宅廣曰吾顧自有舊由廬念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此金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族人悅服皆以壽終前漢陸賈楚人有口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綬為南越主賈至尉佗贈結箕踞見賈賈因說佗佗蹶然起謝賈留與飲數月賜賈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賈令佗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拜大夫孝惠時病免以好畷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不為生產賣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琴侍者十人

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後為陳平畫數事平用其計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遊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以壽終

慈明八龍

禰衡一鷄

後漢荀爽字慈明潁川陰人父淑字季和舉賢良方正對策補朗陵侯相蒞事明理稱為神君有子八人儉細靖肅田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八龍爽幼好學十二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爽耿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徵之爽欲遁不得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追為光祿勳視事三

日拜司空自被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
安爽見卓忍暴必危社稷辟舉才略之士將共圖之
會病薨

後漢徐衡字正平原般人少有才辯尚氣剛傲好
簪時慢物遊關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至於刺
字漫滅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
蓋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對曰吾安能從屠沽兒邪
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
長可使監厨請客唯善孔融楊脩常稱曰太兒孔文
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融亦深愛其才衡始
冠而黜四十遂與為交友上書薦之有云鸞鳥累百
不如一鶚黜數稱述於曹操操以其言悖逆送與劉
表表不能容送與江夏太守黃祖祖性急衡言不遜
遂殺之年二十六

不占殞車

子雲投閣

新序曰齊崔杼殺莊公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起之
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
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聞之
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前漢揚雄字子雲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太司馬
王音奇其文雅召為門下史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
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
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仕不徙官莽篡位談說
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甚眾雄復不侯以耆老
久次轉大夫恬於勢利如是及莽誅劉歆父子投劉
歆子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
上治獄使者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自投下

幾死於嘗從雄學奇字荆以雄素不與事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蓋以雄解嘲之言譏之也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而侯芭嘗從雄居受太玄法言焉劉歆謂曰今學者祿利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卒侯芭為起墳

魏舒堂堂

周舍鄂鄂

晉書魏舒字陽元彭城樊人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舒姿望秀偉飲酒石餘遲鈍質朴不為鄉親所重不修常人之節不為飲鷹之事每欲登才長物終不顯入之短年四十餘

對策外第遷尚書郎時欽沙汰郎官非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襆被而出轉相國參軍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罷日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及山濤薨領司徒陳留周震累為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為殺公掾舒命之意無患識者稱其達命年老遜位賜几杖安車駟馬門施行馬時論以為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史記晉大夫趙簡子當朝而有憂色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葬簡子曰大夫無辜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舊本鄂作譏

無鹽如漆

姑射若冰

古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正右也為

久極醜無雙白頭深自長指木節鼻結喉肥項小
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年四十無所容入衞嫁不售
及拂我短褐自詣宣王願備後宮之掃除宣王方置
酒於漸臺左右聞之掩口大笑王召見之無鹽為陳
四殆王於是立折漸臺罷女樂退詭諛去彫琢進直
言延闕陞立太子拜無鹽為后而齊國大安
莊子曰魏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
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
四海之外

邾子投火

王思怒蠅

左氏傳邾子在門臺臨庭閭以餅水沃廷邾子望見
之怒閭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
廢于鏹炭爛遂卒莊公不怒而好潔故及是莊公即

邾子謚旋小便廢隨也

魏志王思濟陰人領豫

州刺史思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魏
略曰思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
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

符朗皂白

易牙淄澠

晉書符朗字元達略陽臨渭人堅從兄子拜青州
刺史降晉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下
時超然自得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為
設盛饌極_左精肴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荅
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
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棲常半露檢之皆驗又食
鴟肉知皂白之色屢入不信記而試之無差時人咸
以為知味

列子引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

識易才齊大夫善聞味辨淄澠一水但嘗而知之也
注易才齊桓公嬖臣知味者也

周勃織薄

灌嬰販繒

前漢周勃其先卷人徙沛以織薄曲為生常以吹蕭
給喪事材官引強高祖起勃以中涓從攻戰以功封
絳侯勃為人木疆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
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趣為我語其椎魯
少文如此舊本薄作各非

前漢灌嬰睢陽販繒者也以中涓從高祖及項籍敗
垓下嬰以御史大夫將軍騎別追至東城破之所將
卒五人共斬籍以功賜爵穎陰侯文帝時為丞相

馬良白眉

阮籍青眼

蜀志馬良字季常襄陽眉城人兄弟五人並有才名
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
故以稱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別遣良
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
指

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為散騎常侍轉從事
中郎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
兵校尉籍不拘禮教能為青白眼對之及桓嘉來弔
籍作白眼嘉不懌而退嘉弟劭聞之乃齎酒挾琴造
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籍時
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

黥布開關

張良燒棧

前漢黥布六人族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

坐法欣然笑曰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聞者笑之布以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千萬人洞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率其曹鬪亡之河中為羣盜眾數千人後以兵屬項梁楚兵常勝切冠諸侯兵皆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眾也項籍引兵西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為前鋒項羽封諸侯立布為九江王歸漢封淮南王

前漢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更立沛公為漢主王巴蜀漢中漢主就國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因說漢主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亦示羽無東意迺使良還行燒絕棧道

陳遺飯感

陶侃酒限

南史宋初兵郡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踏底焦飯遺

在役常帶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常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朗明

晉書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徙潯陽早孤貧為縣吏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客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侃至太尉都督荆江等諸軍事長沙郡公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佐吏毀沽等勸更少進侃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侃嘗丁母憂艱辛在幕下二客來吊儀服鮮異遣人尋之但有雙鶴飛冲天而去

楚昭萍實

東楮竹簡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
王舟舟人取之王怪問羣臣莫能識使使問孔子
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食之吉祥也惟霸者為匪
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
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
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
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吾是以知之

晉書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踈廣之後廣曾孫
避難徙居因去踈之足遂改姓焉皙博學多聞少遊
國學後為沈著作郎初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
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武帝以其書付
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皙佐著作
得觀竹書隨宜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時有人於
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

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皙皙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
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

曼倩三冬 陳思七步

前漢東方朔字曼倩平原歷次人武帝舉方正賈良
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上書言得失
自衛鬻者以千數朔上書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
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
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弶具兵法戰陣之具鉦鼓
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年二十二
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
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朔
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韜之令待言公後常為郎
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談調而已

世說曰魏文帝嘗令陳阿王七步作詩不成當行法即應擊為詩曰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上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慙色東阿即陳思王曹植舊封者豆持作美瀝豉以為汁

劉寵一錢

廉范五袴

後漢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拜會稽太守山民愿禁乃有白首不入市中者頗為官吏所擾寵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厖眉皓髮自郡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若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明府下車以來豹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為之選一大錢受之後官至太尉寵前後

廉寧二郡累登卿相而清約省素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擊頓洒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後漢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肅宗時遷蜀郡太守厲以淳厚成都民物豐盛邑寧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禁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歌曰願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在蜀數年免歸

汜毓字孤

郝鑒吐哺

晉書汜毓字雅春濟北盧人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覲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武帝累召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武帝累召

晉書郝鑒字道微高平金鄉人少孤貧博覽經籍躬

耕隴畝吟詩不倦以儒雅著名成帝時為太尉初值
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餓鄉人以傳共飯之
時兄子適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
飢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然存鑿於是
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
過江適至護軍翼剡縣令鑿薨翼追撫青之恩解職
廬苦心喪三年

荀弟轉酷

嚴母掃墓

晉書荀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為兗州刺史晞練於
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入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
養甚厚其子求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
無後悔固欲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仗節斬之
後母扣頭請赦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甥者

兗州刺史哭年荀道將其仗法如此後領青州刺
史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
成川魏曰屠伯晞出屯無鹽以弟綱領青州刑殺甚
於晞百姓號小荀酷於大荀
前漢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遷河南太守野無
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摧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雖
陷法曲文以出之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內之眾謂當
死者一朝出之謂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
深淺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
屠伯其母從東海來到洛陽見報囚大驚止都亭不
肯入府延年至謂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
良久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不聞仁愛教
化以全安愚民顧多刑殺人欲以迫神明入
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孫子被刑戮行矣去女東

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歲餘殫年坐棄市東海賢其母
殫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東海魏曰

洪喬擲水

陳泰挂壁

晉書劉羨字洪喬陳郡長平人為瀾章太守都下人
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沒之水中曰沈
者自沈浮者自浮劉洪喬不為致書郵其資性介立
如此

魏志陳泰字玄伯司空羣之子為并州刺史加振威
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使民甚有威惠京
邑貴人多與寶貴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
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

王述忿狷

荀粲惑溺

晉書王述字懷祖東海太守承之子安貧守約不求
聞達性沉靜年三十尚未知名或人謂之痴累遷尚
書令屢居州郡清素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但性急
為累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大怒擲地雞子圓轉
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頓甚掇內口中齧
破而吐之既踏重任每以桑克為用謝奕性羸嘗忿
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
坐人以此稱之舊本述誤作術

荀粲傳曰粲字奉倩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
色為主驟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聘焉容服帷帳
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傳毀往嘯粲不哭而
神傷碣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遺才而好色此
自易遇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不能已歲餘亦亡
傾國之色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

世說曰奉倩與婦至厚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
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
世見感潛篇

宗女愈謹

敬姜猶績

古列女傳宋鮑女宗者鮑蘇妻也養姑甚謹蘇去仕
衛三年而聚外妻列宗因往來者請問其夫不輟略
遺外妻甚厚女宗之嫂曰可以去矣女宗曰婦人固
以一醮不改夫死不嫁為分者也吾嫂不教吾以居
室之禮而友欲使吾為見棄之行將安用此遂不聽
事姑愈謹宋公聞而歎之表其閭號曰女宗君子謂
女宗謙而知禮

古列女傳魯季敬姜嘗女也號戴已魯大夫公父穆
伯之妻文伯之九博達知禮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
方績文伯曰以功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以
歎為不能事主乎敬姜歎曰嘗其亡乎使童子備官
而未之聞邪昔聖王處民男女效績否則有辭古制
也又出魯論

鮑照篇翰

陳琳書檄

南史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瞻逸嘗謁宋臨川王
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
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沉沒而不
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蘊智能碌碌與燕雀相隨
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匹尋擢為國侍郎
文帝以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
其旨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不
擬古詩云十五賦詩情隔翰不通信
然也嘗賦

魏志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人字元琳避難莫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歸太祖太祖不愛其才並以琳瑯為司空軍謀祭酒官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瑯所作典略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然厚賜嘗使瑯作書與韓遂時從太祖出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浩浩萬古

不可備甄

李^謝子言自使記至晉宋子史向千卷况搜神列異浩浩雜書雖可時復見錄且古人窮一經明猶辭皓首哉此甄擇恐難全備也

芟煩撫華

爾曹勉旃

今以有限之力當讀無涯之書徒欲強記洽聞恐唇腐齒落所以芟除繁冗採摭精華異爾曹披尋儻獲微益也據音隻說文拾也本作拓前漢書刑法志蕭何摭摭秦法

實亦以芟益其言且

新刊徐狀元補註蒙求卷下

